

「日」石田衣良 著 郭勇译

陨落的

星星

只希望我的爱能在阳光下明媚地绽放，不再那么孤独与阴沉，倾其一生地寻找，爱是爱的唯一答案，如不得，请让我安静地眠去。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巨」石田衣良 著
郭勇译

陨落的

星星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陨落的星星 / (日) 石田衣良著; 郭勇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108-4056-2

I. ①陨… II. ①石…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82310号

HOKUTO ARU SATSUJINSHA NO KAISHIN by Ira Ishida

Copyright © 2012 by Ira Ishi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7288

陨落的星星

作 者 [日] 石田衣良 著 郭勇 译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6.25
字 数 422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4056-2
定 价 39.80元

楔 子

沿着松屿新城向西走，有一座未来世纪新城，里面有栋破败的房屋，我的家就在那里。

我是北斗。

每天醒来，我第一眼看到的总是父亲那铁杵般的拳头。

比起白昼，我更喜欢黑夜。

当父亲鼾声四起时，我总是习惯性地溜出家门，顺着管道爬上屋顶，静静地仰望星空。只有黑夜，才能让我感到丝丝平静。

我曾听人说，每个人都能找到对应的一颗星星，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只是不确定哪一颗是我，我也试图在浩瀚的星空寻找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会在我身边吗？

父亲曾说，我是他在这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品，甚至有一次，父亲想在我的额头刻上一颗北斗星，父亲说，在星空里相遇的时候，他就能凭借着标记顺利地找到我，他以我为傲。

当螺丝刀在我的额头划动的那一刻，一股钻心的疼，本能地让我抗拒，一股莫名的恐惧冲击着头顶。

父亲的爱深刻而诡异，而我只希望我的爱能在阳光下明媚地绽放，不再那么孤独与阴沉。

在父亲离去的那个夜晚，我跟以往每个夜晚一样，独自爬上屋顶。一颗璀璨硕大的星星在我头顶的天空闪耀，这让我感到喜悦，父亲离去带来的无助感被这新发现的喜悦一扫而空，我不知道，那是生命的另一段旅程，是綾子太太即将降临在我生命里的预示。

只是，当时我也并不知道，这种喜悦，改变了我生命的轨迹……

在端爪北斗的头脑中，不曾有过被人拥抱的记忆。

人的身体到底是暖的，还是凉的？他始终并不知道。

北斗的父亲、母亲都没有抱过他，温柔的爱抚也无从谈起，甚至连他的小手都没有碰过。自北斗记事起，他所见过的别人的手，都是拳头的形状。一旦看到大人抬起手，北斗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蜷缩起身体，用胳膊护住脑袋和肚子。这已经成为他对人类肉体接触的一种自然反应。这种时候，对于北斗来说最重要的是从护住脑袋的胳膊缝隙中盯着大人的动向。因为必须预先判断出大人下一击的目标，这样才能更好地躲避或防护。如果没有防到大人的一击，就会产生一阵剧痛，严重的时候甚至会被打昏，失去意识。在那个怪物面前失去意识可不是闹着玩的，每当想到这儿，北斗都会咬牙承受着疼痛，尽力不让眼前变成一片黑暗。

父母和北斗之间的身体接触，都是会产生剧烈疼痛的殴打。不管是三岁的北斗进入希望之丘幼儿园的时候，还是六岁进入松屿第三小学的时候，父母和他之间的沟通方式都没有改变过。那是一种被烧红的烙铁烫在身上的钻心剧痛。要问父母给北斗带来了什么，只有一种东西，那便是痛苦。

父亲端爪至高，是北斗恐惧的源头。

这里要提一笔至高的体格，倒不是说他的身体好，而是想对比一下他和儿子体形的差距。他的身高是年幼儿子的两倍，体重则足有儿子的三倍。而平时，家里人几乎没有看过这个男人舒展眉头的样子，

他总是板着脸，像怀着深仇大恨一样。

至高从北斗的爷爷那里接受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教育”。北斗的爷爷以前是一名不得意的小警察，当看到自己升迁无望之后，他便把全部希望和余力都投在了儿子至高身上。在他的思想中偏执地认为，如果儿子将来考不上东京大学，就当不了大官。当不了大官就不能出人头地，也就不能为国家、人民做大事。所以，至高在上小学以前，就被父亲逼着把小学六年的全部教科书都提前学习了一遍。而至高在学习上确实也很争气，小学、初中几乎都是班级里的第一名。高中还考上了一所私立名牌学校，那所高中每年都会向东京大学输送近五十名毕业生。当时，至高性格开朗、头脑聪明，见了人都会主动打招呼，所以不管是老师还是周围的邻居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他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优等生。

可是，就在高考前四天，至高却莫名其妙地感染了A型香港流感，从此，至高的命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高考失败，没有考上理想的东京大学，这让至高绝望至极，他开始责骂父母，甚至对他们大打出手。最终，至高只考上了一所不出名的私立大学的法学系。进入大学后，他也没心思学习。毕业进入社会，他找的第一份工作还不错，是一家上市的住宅开发公司。可是有一次，在制作住宅展示模型时，围绕该不该使用一种昂贵材料的问题，至高与上司发生了争吵，并动手打了上司。结果，至高不得不辞职离开那家公司，当时他二十八岁。

至高的性格非常倔强，属于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过错的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不会向别人让步。他想：我为什么要让步呢？我让一厘米，别人就会要求一米，“得寸进尺”就是这个冷酷社会的现实。社会上全是一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北斗啊，我的儿，你降生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从那以后，每隔几年至高就会换一次工作，可换的公司规模越

来越小，薪水也越来越低，一转眼就迈进了不惑的门槛，步入了四十岁。最后，他只能在一家小装修公司中当业务员维持生计。而工作方式又是被很多人不屑的上门推销。

端爪家位于东京都郊区的松屿新城。

松屿新城是将巨大的丘陵人工铲平之后建造的一座新城。当初的设计是将这里建成一座未来公园城市，里面集中了二十二个住宅集群。但是，端爪家搬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新城已经不“新”了，而是已有三十来年的历史，建筑物也都多多少少染上了光阴流逝的印记。这里过半数的居民也已超过了六十岁。至高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第一是因为房租便宜，第二是因为他的业务主要针对老年客户。至高家的门牌号码是6—B—1102，他家是一间标准的三室两厅的房子。

在这套白色的旧公寓里，平时还算舒适。可是每当至高下班回到家，他就像一个冷源，把整个房子变得像电冰箱里一样冷。在父亲回家之前，北斗还能自由呼吸，可是一旦父亲回到家，北斗就会感觉墙壁和天花板都发生了歪斜、扭曲。那是因为恐惧感让北斗的视觉、距离感出现了错乱。

“我回来啦！”

随着门锁被钥匙打开的金属声，父亲那低沉的声音也传了进来，那声音低沉得简直能把小石子给碾碎。每每听到这声音，母亲美砂子和北斗首先都是身体一僵，然后便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恐怖做心理准备。至高的怒火不知会因为什么事情被点燃，所以他爆发的时机是难以预料的。有时因为些许的小事，他就会像一张浸泡在汽油中的纸一样，瞬间全面点燃。

而有的时候，至高会默不作声地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放下提包、换衣服。也有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他会在房间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不出来。虽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但至高不出来，没有人敢先吃饭，但也没有人敢去房间里叫他出来吃饭。如果至高不想吃饭，他就

会一直不出来，而母亲和北斗也只能在外面等着。试想一下，让一个小学生空着肚子等到晚上十一点还不能吃饭，孩子会是什么感觉？所以北斗经常会在这种时候感到眩晕，眼前金星四射。

北斗的母亲美砂子以前是至高的同事，就是至高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的那家住宅开发公司，她的工作岗位是前台接待。因为美砂子读的是短期大学^①，所以虽然她和至高同岁，但却比至高早两年进入那家公司。在至高的思想中，女人的价值全在脸蛋上。因为美砂子长得漂亮，所以至高进入公司后，刚结束为期三个月的新人培训，就开始天天往前台跑，最终追求到了美砂子。而至高开始对妻子施暴，是在二人结婚后不久，也就是至高因殴打上司从公司辞职的时候。

但是，美砂子和北斗并不是同一战线上的人。当北斗实在饿得受不了，伸手想抓一点菜放进嘴里充饥的时候，母亲会立刻用暴力制止他。而美砂子打北斗并不是用自己的手，因为她说那样自己也会痛。取而代之的打人工具是金属衣架，在这座三室两厅的房子里，到处都放着这种金属衣架，以便美砂子随时拿起来惩罚北斗。而且，美砂子还会对金属衣架进行具有自己风格的创造加工，她会把手衣架捏一捏、扭一扭，扭成一根细长的金属棒。北斗的手就不用说了，脑袋、肩膀、脖子都是母亲袭击的目标。父亲的拳头带来的是钝痛，而带着风声呼啸而来的金属衣架，抽在身上的感觉，只能用火辣辣的刺痛来形容。所以，当北斗想起自己的父母时，总是被疼痛的回忆支配着。

北斗七岁的时候，一天晚上。

白天，北斗在学校的体育馆和同学们玩了躲避球游戏，所以放学回家的时候已经饿得饥肠辘辘了。可是天黑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家。可能母亲知道今天父亲不会太早回来，于是就先去洗澡了。到了

① 日本以职业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机构，学制一般为两年。——译者注

九点钟，电视机毫无表情地播放着新闻。

北斗两眼放光地盯着餐桌上的食物。今天的菜是红烧鲈鱼和水煮蔬菜，虽然芦笋培根卷才是他的最爱，但是对于一个饥饿的小孩子来说，任何食物都香甜可口。浴室中传来母亲冲淋浴的水声。

（这个时候，母亲应该看不到餐厅的情况。）

北斗的肚子发出一声巨大的咕噜声，估计连隔壁的邻居都能听到。父亲什么时候才回来呀？他不清楚。北斗心想，不管是什么东西，哪怕只让我吃一口也好啊，否则我就快昏倒了。可是，一想到偷吃会发生的后果，他的身体里立刻像燃烧一样灼热起来，那可怖的后果就连想象一下，身体都会跟着颤抖。北斗呆呆地看着电视里播放的自己完全不明白的经济新闻，一会儿，新闻结束开始播放天气预报。北斗终于坐不住了。

浴室里还有淋浴的声音，母亲还在洗澡。北斗心想，这个时候应该是安全的，我不吃菜，只吃米饭，应该不会被发现。

于是，他蹑手蹑脚地向厨房走去。北斗打开电饭锅的盖子，用饭勺舀起一勺米饭，移近鼻子用力一吸，那米饭温暖的香气钻进鼻孔，他顿时感觉全身都被幸福感包裹住了。他迅速地盛了一碗，然后从冰箱里拿出了蛋黄酱。北斗把一周才能吃到一次的蛋黄酱大量地挤在热腾腾的米饭上。此时，恐惧加上兴奋使他瘦小的身体颤抖不已，而口腔里的唾液有如泉涌一样分泌个不停。北斗甩开腮帮子大口吞食着蛋黄酱拌米饭，那美妙的味道几乎让他流下感动的热泪。一碗快吃完的时候，他想，如果能让我再吃一碗，今晚就不用吃晚饭了。

“你经过谁的许可在这儿吃饭？”至高的声音像一支冰做的箭穿透了北斗的胸膛。

“对……对不起……”

只见父亲正对着自己微笑着，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是慈爱的微笑。父亲到底什么时候回来的？那微笑在北斗眼中恐怖无比。

“我记得跟你说过，嘴里含着食物的时候不要说话。嘴里的饭你打算怎么处理？”

刚才还是无上美味的蛋黄酱拌米饭，怎么现在北斗感觉它在自己嘴里就像公园沙坑里的沙子一样呢？还是掺杂了狗屎和垃圾的沙子。是该立刻把它吞下去呢？还是吐出来向父亲道歉呢？北斗那颗幼小的心灵已经快被这个纠结的问题撕裂了。但是，下一个瞬间北斗就做出了决定。接下来又要发生以前常有的状况了，他要让自己和痛苦分离，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身体挨打。反正今晚不会再有食物进嘴了，所以北斗把嘴里那沙子一般的米饭吞了下去。然后低头弯腰，给父亲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这是端爪家标准的道歉姿势。

“对不起！我绝对不会再犯第二次了，请爸爸原谅我！因为今天肚子太饿了，实在受不了了才偷偷一个人吃饭。”

北斗抬起头，看见父亲依然保持着微笑的表情，他彻底绝望了。

“好吧，我们聊聊。”

又开始了，今晚注定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北斗的心沉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北斗被父亲带到餐桌前，他正对父亲坐了下来。这时的父亲板起了脸，但说话的语调还算沉稳。

“你为什么要道歉？说说理由。”

北斗在头脑中已经想过了十多个理由。他在其中挑选了一个最贴近父亲平日里常说的“人世间的道理”的理由，慢吞吞地说了出来：

“对不起！爸爸，我因为肚子太饿，自己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偷吃了米饭。”

“是啊。你的错误有两点：第一，没有抑制住自己想吃东西的欲望；第二，违反了咱们家的规定，偷吃东西。不管哪一条，都是由怯懦产生的罪过。所以，我必须得惩罚你。”

北斗抱着脑袋。他十分想哭。从没上幼儿园的时候至今，这种情

况经常发生，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北斗知道，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能让眼泪掉下来，否则会受到父亲加倍的惩罚。他颤抖着身体拼命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同时，还搜遍了大脑，找出一句完全没有心思说的话，他对父亲说：

“谢谢您！爸爸。”

北斗机械地低下头。他真想逃离这个环境，如果逃不掉，也想让疼痛降到最低点，现在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个。

“感谢的话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是毫无意义的。再说一遍，发自内心地说一遍。”

“爸爸，我偷吃了米饭。您好好地批评我，惩罚我，真心感谢您的教育。”

至高还没来得及解领带，脸上又浮现出来之前的微笑。

“再说一遍。”

北斗集中精神，尽量不让眼泪流下来，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随后，父子之间同样的对话又重复了六遍。今天不知为什么，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轻易出手。不管打也好，踢也好，北斗希望父亲的惩罚快点降临。等待的过程也是恐惧感升级的过程，最后，北斗终于抑制不住，大滴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也就在同一瞬间，父亲的手也飞了过来。伴随着一记清脆的耳光，只见这个七岁的少年和屁股下的椅子一起飞到了墙角边。

北斗感觉到嘴里有血腥的味道。他使劲皱着眉头，咬住嘴唇，极力不让痛苦的呻吟声从嘴角漏出来。而嘴里的血，也只能吞到肚子里。因为不能把疼痛和受伤表现在表面上。否则的话，会被打得更狠。这时，又传来了父亲那“稳重”的声音。

“把椅子搬回来，坐好！”

在刚才的猛烈一击之下，北斗脸上顿时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手印，他感觉脸颊上灼烧一般疼痛。北斗把椅子搬回原处，他挺直腰杆准备

再次坐到椅子上。可就在屁股刚刚碰到椅子的同时，父亲的第二击也到了。这次飞来的不是巴掌，而是拳头。北斗似乎听到了自己头骨碎裂的声音。北斗又连同椅子一起飞了出去。这次的疼痛比第一次更加厉害，以至于北斗短时间内都无法再次站起身来。刚才父亲的两次殴打，都打在了同一个地方，这就是端爪家的教育方式。

“谢谢您！爸爸。”

缓了好一会儿，北斗才从地上爬起来，规规矩矩向父亲鞠躬致谢之后，把椅子搬回餐桌前又坐在了父亲的对面。即使他使劲咬着嘴唇，也控制不住嘴唇的颤抖，眼泪依然不争气地往外涌。可是，每当嘴角有血溢出，每当眼泪夺眶而出，北斗都会迅速地用手将它们擦拭干净。因为必须在父亲面前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

“你听我说，好不好？北斗，连自己的欲望都控制不住的人，没有活着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那样的垃圾。而我不希望你也成为那样低级的人。所以我惩罚你也是为了你好。说实话，打你，爸爸的手也痛，心更痛。”

接下来接受惩罚的是另一侧的脸颊。这次是父亲的指甲划过了自己的脸颊吗？北斗怎么感觉有一股直线的痛感从脸颊横扫过去？就像用尺子画的一样直。北斗再次爬起身来，搬过椅子坐在父亲面前。此时他感觉自己的腮帮子好像比以前胀大了一倍。

“干什么呢？孩子他爸。”

这时传来了母亲美砂子的声音。一开始，好似还带有一点责怪语气。母亲已经洗完澡，穿着睡衣从浴室中走了出来。北斗非常了解母亲遇到这种情况时的反应。她的注意力并不在被殴打的儿子身上。母亲的全部神经都集中在了父亲身上。其实她很害怕自己也卷入这场风暴。她所想的只有如何保护自己。所以，此时她虽然来晚了，但也要趁着父亲的怒气对北斗发一顿脾气，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父亲的情绪不同，母亲一开始就发出了歇斯底里的高音吼叫。

“你到底干了什么？北斗！快说！”

因为恐惧和疼痛而哭泣的北斗，为了让自己能说出话来，拼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精神和呼吸，然后小声解释道：

“因为我肚子饿得忍不住，就去电饭锅里偷吃了米饭。爸爸、妈妈，我错了。”

看了看北斗，美砂子又偷偷看了看至高，她是在观察，以判断至高这次生气到什么程度。不过，这次美砂子做出的决定和以往相同。她随手拿起了放在厨房灶台上的金属衣架。

“你这个没出息的孩子！把手伸出来！”

北斗撩起了睡衣的袖子，把手和小臂放在了餐桌上。因为遗传了母亲的白皙肤色，北斗的手掌和小臂内侧白皙而细嫩，小臂上还爬着一条条青色的血管。嗖——随着划破空气的呼啸声，包裹着白色塑料皮的金属衣架从空中落了下来。为什么打手比打脑袋还痛呢？即使是早已熟悉这种尖锐疼痛的北斗，也不禁发出一声惨叫。从手掌到胳膊肘，被母亲反复抽打了好几下。就连炎热的夏天，北斗也只穿长袖衣服，目的就是为了遮掩胳膊上的伤痕。金属衣架每落下一次，北斗就会发出一声惨叫，同时淌出几滴眼泪，而同时嘴里还要说声“谢谢！”不知重复说了多少次，“谢谢”这个词已经被分解成“谢——谢——”，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声音。

“就这样吧，今天放过你，我的气也消了一半。吃饭吧。”

说完，母亲转身去加热饭菜。虽然手掌、小臂和脑袋都很痛，但暴力停止之后，北斗感觉还是肚子最痛。因为刚才父亲好像用拳头重击了自己的肚子，在恐惧之中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北斗把椅子扶正，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挺直了腰身。疼痛也好、眼泪也罢，立刻就止住了。刚才的屈辱、委屈，也立刻忘掉了。从记事起就遭到父母暴力虐待的北斗，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掌握这种技能。不管怎样，暴力时间终于结束了，总算可以吃晚饭了。北斗心想，只要保持这个状态混到

上床睡觉，这一晚就算平安过去了。想到这儿，北斗的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不过这笑意只有他一个人能觉察得到。同时，因为这个想法，他的身上还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可是，他高兴得太早了。）

至高一直在观察北斗。不知怎么的，他的眼睛中闪出一道奇妙的光，然后笑着对儿子说：

“你是一个好孩子，应该再好好反省一下。我想，爱一个人就应该对他严格一点。因为我爱你，所以，还有一项惩罚你必须接受，怎么样？”

顿时，北斗感觉眼前的餐桌正在离自己而去。碗和筷子已经退到了自己伸手够不着的地方，而且它们还在越变越小。北斗知道自己的眼睛又浸泡在了泪水里，他还知道，当他点头表示同意的瞬间巴掌或拳头就会飞来。于是，他不情愿地、机械地点了点头。

可是，这次父亲并没有动手，而是说：“偷吃东西的人，就不用吃饭了。你去阳台罚站吧，直到今天结束、明天到来。这真是个不错的教育方法，你说呢？美砂子。”

母亲端着热好的汤回到了餐桌旁，听到父亲的问话，她连忙说：

“就是啊！北斗，你听见没有？还不好好谢谢爸爸。”

北斗只感觉胸口一阵窒息，他低下了头，向父亲表示感谢。

“谢谢您！爸爸。”

母亲害怕父亲，为了讨父亲的欢心，也为了把暴力的矛头从自己身上移开，她总是拿孩子当挡箭牌。还会在父亲余怒未消之际，向北斗下达更加残酷的命令。

“对了，我看偷吃食物的孩子，也不用穿睡衣了。你脱光了再去阳台罚站！”

当时刚刚是三月末，樱花还没有开，下个月，北斗就要成为二年

级的小学生了^①。只“偷吃”了一碗饭的北斗，腹中依然饥饿，但是，在母亲的命令下他还是乖乖地脱掉了睡衣，露出瘦弱的身体。他双手抱在胸前，哆哆嗦嗦地走到阳台的推拉门前，用了很大的力才拉开沉重的铝合金门，来到了阳台上。要知道，端爪家住在十一楼，此时这里的风和隆冬季节的没什么区别。远处楼房里的灯，和北斗毫不相干地亮着。身后，母亲关上了推拉门，并从里面上锁了，然后，她便回到了餐桌旁。北斗佝偻着背，双臂紧紧地抱在自己的胸前，并保护着肚子。这是防止热量散失的本能性的动作。身后只隔一层玻璃，父亲和母亲坐在餐桌旁，他们没有任何感觉，什么也没想。北斗关闭了自己内心的开关，朝着阳台对面的天空挺直了腰身。这样虽然很冷，但可以让悲惨的内心感觉稍微舒服一点。

在十二点来临之前，北斗始终保持着那个姿势，不曾动过一下。

爸爸和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

北斗不知道其中的理由。很小的时候，他以为所有家庭中的孩子都和自己一样受到严格的教育。他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教育，是父母对自己的爱的表现。

但是，上学以后，北斗渐渐感觉到不太对劲。他吃惊地发现，每天被父母暴揍的孩子，在班上除了他之外，还找不出第二个。不仅如此，一般孩子的父母，在周末会带着孩子愉快地外出游玩；或者晚饭前在附近的小公园里陪孩子玩篮球、棒球；还有的同学说半夜他做噩梦惊醒，会爬上父母的床让妈妈抱着睡……这些对于北斗来说，就好像天方夜谭。

（我的爸爸、妈妈不会那么温柔地对待我，一定是我身上有问题，肯定是我做错了什么。）

一个夏天的午后，北斗下定了决心。他心想，要说父母对自己这

① 日本学校4月1日开学。——译者注

个年龄段的孩子有什么要求的话，无非就是两点，第一是在学校学习成绩好；第二是在家里会帮忙做家务。学习，对于北斗来说本来就不是什么难事，为了在学习上得到父母的表扬，他每天晚上缩短睡眠时间用来学习。端爪家并不富裕，所以北斗练字和演算用的纸都是广告宣传单的空白处和背面。只见广告宣传单的背面都被他写上了密密麻麻的字。而一些计算题他闭着眼睛都能算出答案，但还是不停地在纸上重复地算着。家务活他也干了很多，比如打扫玄关、清洗浴缸、擦地板等。

北斗心中暗想，不管结果怎样，我先努力一个月再说。以前北斗喜欢看的动画片，他现在也不看了，回家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和做家务。他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这样努力下去的话，没准哪一天爸爸也会陪自己去小公园里玩篮球，可能妈妈也会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暑假前的期末考试结束了。小学的考试并不是很难，北斗的语文和数学都考了满分——100分。他拿着试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

回家后，北斗迫不及待地把满分试卷交给母亲看，母亲虽然只说了一句话，但这句话至少是难得一见的表扬：“考得不错。”虽然没有北斗想象中的拥抱，但母亲的一句表扬已经算是很大的成果了。平时一想起来就感到恐惧的父亲，今天北斗竟然有点希望他早点回来。北斗把试卷叠好藏在背后，一直站在玄关那里等待着父亲下班回来。晚上七点左右，父亲终于回来了。父亲还没来得及脱鞋，北斗就急不可耐地对父亲说：

“爸爸，我、我学习很努力！看！这是我的试卷，您看看！”

一脸疲惫的父亲，接过北斗的试卷。展开卷子，他看见了异常显眼的红色100分。此刻，北斗的整个身体都在期待着父亲的表扬。

“你这家伙，什么意思？只有你能得100分？你在嘲笑我得不到100分吗？”

北斗无法理解父亲发怒的原因，他的头脑陷入了完全的混乱，只